



漫话常州方言

范炎培



一、方言与文化的关系

我们天天都要讲话,到处都要用到语言。

没有语言,人类社会就无法维持,人类的文化也将无法传承。人类的语言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这个问题至今谁也不能够作出确切的回答。据推测,人类的祖先在漫长的进化演变过程中,逐渐获得了语言的功能,当然,最初的语言是不能和现代语言相比拟的,语言也是经过漫长的演变进化,才有今天。语言的产生也就意味着灿烂多姿的人类文化的诞生。文化和语言可以说是共生的,没有语言也就没有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繁荣发展也促进了语言的发展变化。

二、方言与语言的关系

什么是方言?通俗地讲,方言就是乡音,是在某一地域中的居民大家通常所使用的语言;也就是在某一地方通行的“话”,是跟标准语(国家规定的普通话)有区别的一种语言。常州方言就是在常州地区通行的常州话。唐代诗人贺之章有首脍炙人口的七绝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诗描述了诗人年少离家,老年还乡,人事沧桑变化,唯有乡音难改的感人情景,这“乡音”即是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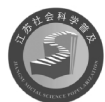
方言可以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社会方言是语言的社会变体。社会方言古今都有,常见的那些行话(如演艺界的:赶场、救场、跑码头、下海,出场、走穴),以及黑话、切口(如电影中的杨子荣与土匪座山雕的对话),还有现代年轻人中流行的网络语言等都属于社会方言。社会方言一般都得在一定的语境中使用,如网络语言在网络中流行,行话在某一行业中使用,不相干的行业语言不能乱用。

下面我所讲的方言,都是指地域方言。

方言是语言中的一个部分。中国境内有多少种语言,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专家们估计有七八十种,汉语只是其中之一。汉语中一般来讲分七大方言区,即:①北方语(俗称官话),使用人口约占我国总人口的 70%,这是我国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方言;②吴语,使用人口约占我国总人口的 8%,是使用人口在我国排行第二的方言;③赣语,使用人口约占我国总人口的 2%多一点;④客家话,使用人口约占我国总人口的 4%;⑤湘语,使用人口约占我国总人口的 5%;⑥闽语,使用人口约占我国总人口的 4%多一点;⑦粤语,使用人口约占我国总人口的 5%。

通常所指的吴语地区,包括上海、浙江大部(除淳安和建德)和江苏省南部的镇江以东地区。按其语言特点,可分为五个片,即太湖片、台州片、东瓯片、婺州片、丽衢片。

(一)太湖片(即北吴语片):以苏州话和上海话为代表。这一片在吴语区中分布面积最广,使用人口最多,包括江苏南部的 21 个县市、上海以及浙江的杭州地区、嘉兴地区、湖州地区、宁波地区、绍兴地区。又可分为六个小片。





1. 常州小片(毗陵小片):包括常州、武进、金坛、溧阳、宜兴、江阴、张家港(沙洲)、靖江以及南通的南部,海门和启东的北部,丹阳的东部、东南部、东北部,溧水的南部,安徽郎溪北部的梅诸、岗南一带,广德的下寺、芦村等地。代表话就是常州话。

2. 苏沪嘉小片:包括上海、苏州、常熟、吴县、吴江、太仓、昆山,嘉兴、平湖、嘉善、海盐、桐乡、海宁以及启海话(南通、海门、启东的南部)。

3. 湖州小片:包括湖州、长兴、吉安、余杭、德清。

4. 杭州小片:杭州及其郊区。

5. 临绍小片:包括临安、富阳、桐庐、萧山、绍兴、上虞、诸暨、新昌、余姚、慈溪以及建德的下包、乾潭以东乡镇。

6. 明州小片:包括宁波、鄞县、镇海、奉化、象山、宁海、定海、普陀、岱山。

(二) 台州片:包括天台、三门、临海、仙居、黄岩、椒江、温岭、玉环、宁海的岔路以南和乐清的清江以北地区。以临海话为代表。

(三) 东瓯片:即温州片(温州话旧称瓯语),包括温州、瓯海、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文成以及洞头、苍南、青田的部分地区。以温州话为代表。

(四) 婺州片:包括金华、兰溪、浦江、义乌、东阳、武义、永康、磐安。以金华话为代表。

(五) 丽衢片:包括处洲小片和龙衢小片。处洲小片:包括缙云、丽水、云和、青田、景宁畲族自治县、武义的南部,文成的北部南田地区、泰顺的北部和庆元的东北部。龙衢小片:包括龙泉、庆元、松阳、遂昌、江山、长山、开化、衢州、龙游、福建省浦城县的北部,江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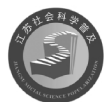
省的玉山、广丰、上饶也属于这一小片。这片以丽水话为代表。

三、常州方言简介

常州方言是太湖片(即北吴语片)常州小片的代表语。常州方言语音上与周围太湖片的吴语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就是在常州地区内部也存在着一些差异。这叫做方言的内部差异。

常州方言有 28 个声母,44 个韵母,7 个声调。这 7 个声调是: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如:天、甜、点、店、电、跌、笛就分属这 7 个声调。在语音方面,常州话仍完整地保留了古全浊声母体系,如“店、志、绢、富”分别读清音声母;“电、洽、倦、妇”等字分别读浊音声母,所以在常州话中,店与电、志与洽、绢与倦、富与妇的读音分明,不会产生混淆。而在普通话中,这两组字往往读成同音。

常州方言和其他吴方言一样,保留古入声,这和普通话相比,常州话就有一种独特的情韵。国际著名语言学家、常州人赵元任先生在其所著《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一文中,曾以常州话为例来说明这个特点,现摘抄如下:“更加微妙的是韵律,诗人可以用它来象征某种言外之意。试看岑参离别诗的开头四句:‘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四句用官话来念,压韵字‘折’和‘雪’,‘来’和‘开’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用属于吴语的我家乡方言常州话来念,由于古代的调类保持得比较分明,头两句收迫促的入声,后两句收流畅的平声,这种变化暗示着从冰天雪地到春暖花开两个世界。换句话说,这是韵律象征着内容。”从赵元任先生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因为常州话保





留了古入声,所以才能读出普通话不能表现的情韵美,才能使阅读欣赏进入了更高的艺术境界。国家级非遗项目常州吟诵,就是用常州方言根据诗词的韵律来吟诵的。

古代押入声的诗词,用常州方言来读,就显得很顺口。例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绝、灭、雪”是诗中押韵的字,都是入声,用常州话来读,字音短促,而且押韵,把寒冬江上大雪,渔翁独自垂钓的那种孤寂的意境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用普通话读斜(xié)、家(jiā)、花(huā)声调不同,也不押韵。但用我们常州话来读斜(xia),这就和家(jia)、花(hua)成了同声调,既押韵又顺口,这样诗的韵味就显示出来了。再来看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唐诗。那就是李益的《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这首唐诗的押韵字是“期”和“儿”,这首诗的读音曾经引起一些争论。我们如果用现代的普通话来读这首唐诗,“期”与“儿”,明显就不押韵。是不是古人写诗不讲韵律?不是的,古人写诗,在韵律方面是非常讲究的,关键是我们不能用现代的语音去读古代的诗词,常州方言中保留了许多古音,普通话中的“儿子”,在常州方言中就是“侂子”,“儿”读作“侂”音,这是常州方言中的文白异读现象。因此,用常州方言来读这首唐诗中的“儿”,争论就迎刃而解了。

在常州方言中,文读读舌面音声母,较为接近普通话,白读读舌根音声母,为方言音。如学校和学堂,都指学习的场所。但“学校”只能文读,“学堂”为常州方言词要白读成方言音。又如上楼和楼上,上街和街上,上楼和上街只能文读,如果硬是要把“上街”白读成





“仰(音)街”,不要说是外地人,就连常州本地人也会听不懂的。而“街上”就可以白读了。在常州方言中文白异读现象较多,这里就不一一例举。

在常州方言中,有些词语可以重叠,可以起到加深形容程度和加重语气的作用。其一般可分为五种重叠的形式。

(一) AAB 冰冰冷、蜡蜡黄、精精潮、焯焯红、测测黑。

(二) ABB 冷冰冰、黄哄哄、潮济济、红堂堂、黑测测。

(三) AABB 写写意意、安安稳稳、定定心心、笃笃定定。

(四) ABAB 冰冷冰冷、腊黄腊黄、精潮精潮、焯红焯红、测黑测黑。

(五) AA(A — A) 靠靠(靠一靠)、等等(等一等)、望望(望一望)。

经过 AAB 形式的重叠,大都能起到加深形容程度和加重语气的作用。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语言交谈中,就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冰冰冷比冰冷更加冷一点,蜡蜡黄比蜡黄更加黄一点,其余类推,皆是如此。

有时因不同的重叠,所形容的含义也会有细小的差别,如“甜津津”和“甜咪咪”都是形容甜味,但“甜津津”显然要比“甜咪咪”更甜些。但也不能乱重叠,常州话形容“好”,可以说成“蛮好”、“穷好”或“恶好”。其中“蛮好”为加深语气可重叠成“蛮蛮好”,而“穷好”、“恶好”却不能重叠成“穷穷好”和“恶恶好”。

在常州方言中仍保留了很多古汉语词语,有些古汉语词语在现时的常州人口语中使用频率还很高,如:米糝(饭粒)、盆田(翻土)、囤(藏)、隄(靠)、闾(折)、潏(凉)、滹(滴)、滂(泌)、沥(水自行滴





干)、炆(旺)、枵(翻、掀)、潏(溢出)、汰(洗)、揞(夹)等。

在常州方言中,有些字词使用比较广泛,使用频率较高。如:语助词“佬”是很有常州特色的一个方言词,它可以附在名词性成分、动词性成分和形容词性成分后面,构成丰富多彩的“佬”字短句,并能表示不同的语法功能。

如:好佬(好的),甜佬(甜的),男佬(男的),女佬(女的),铁佬(铁制的),软佬(柔软),硬佬(坚硬),晓得佬(知道了),开心佬(心情愉快),等等。

“头”这个字在常州话中应用也十分普遍,除做词缀可附在名词、形容词、动词、方位词及短句后面,组成既丰富多彩又十分有趣的词语和短句外,还可以构成否定句和反问句。如:“有嗲看头呢?”即“没有什么可看之处”。“搭你有嗲商量头呢?”就是“和你没有商量余地”。

语助词“到则”,程度副词“蛮”、“穷”、“恶”,词缀“子”(读“则”音)等都是很具有常州特色的方言词。如,外地人对“到则”印象深刻,好到则、黑到则、鲜到则、好看到则、吃力到则等等。

在常州方言中还有许多有音无字的现象,如:常州话“八八(姑妈)”有音无字,而至今没有一个合适的字形来表达。

普通话里所讲的“玩”,常州人和苏州人、上海人一样讲“白相”或“白相相”。但在常州有些农村地区除了讲玩、白相、白相相之外,还有:相、相相,调、调调,戏,戏戏等几种不同的说法,但相、调、戏只是在常州某些乡镇流行,成为乡下话,但“白相”一词在常州城乡都通用。

由于常州位于整个吴语区西北端,西边与讲北方话的镇江接





壤,北边与江淮方言区的泰州、泰兴隔江相望,因此常州方言中有些词汇就略带一点北方话色彩。如常州话中所说的“锅子(子读“则”音)”、“穿衣”在常州以东的无锡、苏州、上海等地都说“镬子”、“着衣”。常州地区东西南北的语言,绝大部分是相同或相近的,但由于所处的地理因素不同,表现在语言上也略有差别。如常州东面的横林、崔桥以及太湖边的雪堰紧靠无锡,有些字词带有无锡口音;南边的漕桥、东安与宜兴毗邻,有些语音跟宜兴相近;西面的夏溪、湟里、成章与金坛接壤,语音受到金坛的一定影响。在常州北边靠近长江的小河、孝都、魏村、圩塘以及长江中的江心洲等部分居民,有些是从苏北等地迁来的,存在着双语现象,即在与常州人交谈中使用常州话,在家中则说他们的原籍话。

赵元任先生在《现代吴语的研究》(1982年)及《常州方言》(1970年)等著作中,都把常州方言分为“街谈”和“绅谈”两种。街谈为普通百姓平时日常生活中所讲的语言,绅谈是来自常州东南乡少数官绅的语言,带有官腔,是常州上层人物的官场用语。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当年那些较土气、俗气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普通百姓平时使用的语言逐步取得了常州城里话的正统地位,而少数官绅所使用的绅谈却反而被认为是有些乡下口音了。现在能做绅谈的已经很少。

旧时的常州方言分尖音和团音,因古音见系声母字和精系声母字在细音前不同音,所以尖与坚、西与希、九与酒、精与京、接与结等读音也有尖团音的差别。但现时的中青年人,由于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受教育的程度逐步提高,以及受普通话的较大影响,他们的口音起了一定的变化,大都不能区分尖音和团音,有逐渐向普





通话靠拢的倾向。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领域的活动中,常州方言和其他吴语一样,吸收了很多普通话的成分,如“日记”、“电灯”、“电话”、“感觉”等成为常州方言和普通话共有的词汇。有些字只能文读而不能白读,大都是从普通话里吸收而来的。同样,有些常州方言也逐渐地为普通话所吸引。如“尴尬”、“吃勿消”、“触霉头”、“顶真”等也成为方言与普通话的共同成分。

常州方言和其他吴方言一样,一些不适合社会需要的词语在逐渐地被淡忘,以致消失,如旧称“自来火”、“洋灯盏”几乎没有人使用了。一些新的口语、流行语逐渐被社会所认同,成为新生的方言流行语。如“大团结”、“工农兵”、一张分,以及大排挡、外来工、打工妹、农民工等。

常州人李宝嘉(伯元)先生(其故居在常州青果巷),是晚清时期我国著名的谴责小说家,其作品《官场现形记》中,运用了大量的常州方言词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文学史上“不曾有过的,千奇百怪的,惟妙惟肖的官场丑闻图”。

在当代作家中,常州人高晓声先生,在《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等文学作品中,也较为得体地把常州方言运用到其作品中,读后使人倍感亲切。

四、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

大家知道,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我国现代汉语的标准语。因此也可以这么讲,方言是普通话的基石,普通话是在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国的一种共同语,目前普通话还在不断地吸收方言中鲜活的成分充实自己。没有方言就





没有普通话。2005年我到北京拜访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出生在常州青果巷的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周老讲:“现在是双语社会,我们在国际上双语是汉语和英语,在国内是普通话和方言,在家可以讲方言,在外面要讲普通话。”周老给我亲笔题词:“现代国家是双语社会,既要普及国家共同语,又要爱护地方方言。研究方言是进入语言学的大门。”

因此我认为,在正式场合、公众场合要讲普通话,在家里、在亲友之间用方言交谈就更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本稿由常州市社科联推荐)



范炎培,1944年出生,江苏常州人,高级教师。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常州市民协民俗文化委员会副会长、常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常州市地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常州市语言学会会员、常州市名人研究会理事、常州市吟诵艺术协会理事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吴方言、吴地民俗文化。出版著作有《常州方言》(合版)、《常州闲话——常州方言文化》、《常州闲话——学说常州话》。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及文章多篇。在常州电视台、常州电台交通台、经济台、新闻台相关栏目中担任特邀顾问、嘉宾主持。

